




解鈴還須繫鈴人

讀《紅樓夢解紅樓夢》

丘 引 ◎ 旅美文字工作者



**紅樓夢解紅樓夢：後四十回
非高鶚續著**
王乃驥著/里仁書局
9912/486頁/21公分/800元/精裝
ISBN 9789866178160/857

《紅樓夢》和《金瓶梅》是中國古典小說的翹楚。《金瓶梅》的真實作者至今不明，我們只知道是明朝的笑笑生。但笑笑生究竟是誰？沒有人有直接證據，可以指出誰才是真正的笑笑生。而「紅樓夢」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清朝的曹雪芹，殆無疑義。但是，後四十回，究竟是出自於曹雪芹本人或清朝的書儒高鶚？眾說紛紜。

要找出兩書的真正作者，就像是大海中撈針。這也可看出文字獄在帝王時代，在專制時代中，是如何的箝制著作家的寫作自由和靈魂的不自由。胡適是主張《紅樓夢》後四十回是高鶚續作最力的人。跟著胡適步伐的人不少。因此，長期以來，很多的相關「紅樓」著作中，都偏向高鶚是續作四十回的人。也因此，後四十回也就受到漠視，讀者在閱讀後四十回時沒有閱讀前八十回的認真與重視。

後四十回不是原作者曹雪芹的說法，被小說家高陽踢過，但他的論文在紅學會議中

發表時沒有受到重視。

如今，王乃驥，一個經濟學家，花了畢生之力，以科學方法，如化學、生物、及數學方法，加上歷史、文學和時代博奕及戲劇的分析及研究，繼前作《金瓶梅與紅樓夢》（里仁書局出版）後，其新作《紅樓夢解紅樓夢：後四十回非高鶚續著》（里仁書局出版），證實「紅樓夢一百二十回」全部由原作者曹雪芹所完成。

在《金瓶梅與紅樓夢》一書中，王乃驥分析，「紅取之於金紅於金」，主要是因金瓶梅「明寫」色情，相對於紅樓夢的「暗寫」色情，在知識份子中引起的愛戴不同。王乃驥將《紅樓夢》「套」《金瓶梅》之處，一一舉證。兩書相似之處，處處可見。

由此，要研究《紅樓夢》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是否是同一個作者時，不能拋下《金瓶梅》不管。

再說，要讀通《紅樓夢》，也不可不理解「博奕、戲劇、歷史、和文學」。這就是王乃驥主張《紅樓夢》後四十回不是高鶚續著的有力之處。唯有從這些管道深挖，才能知悉全書是否都來自於曹雪芹一人。否則，若只是就文學和歷史下手，就容易陷入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的陷阱

中，無法客觀和宏觀的理解《紅樓夢》是否來自於同一個作者。這有可能是紅學家的盲點根源。

爲什麼王乃驥能獨排眾議，繼高陽之後，爲曹雪芹鳴冤？

1970年代，王乃驥在美國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麻將。爲了研究麻將的形成和發展，他往上發展，把麻將的前身，骰子和骨牌也深入研究，然後他發現了一把開啓「癩祭填寫」的鑰匙，就是《宣和牌譜》。《宣和牌譜》正是明清小說中酒令牌戲的依歸。用「骨牌」來詮釋骰子也處處可見。這個意外的發現，也爲讀《金瓶梅》和《紅樓夢》開啓另一扇窗子，幫助讀者解開看不懂《金瓶梅》和《紅樓夢》之處；更甚者，這是直趨曹雪芹爲全書企畫的「設計」，前後呼應的根據，也是瞭解後四十回是否是曹雪芹或另有他人所寫的迷津。

換句話說，曹雪芹善於埋下謎題，而解題則在之後的回數中。他的謎題來自於多方面，包括詩詞、戲劇、牌令、命理、數學及其他。

曹雪芹的寫作方式，就是先有全書完整的企畫，而且他的企畫能力還非常的具邏輯。貫穿一百二十回，沒有絲毫破綻，這絕非其他作家能夠駕馭的，因爲沒人知道曹雪芹謎中有謎，而伏筆之多，又豈是他人所能解破？話再說回來，像曹雪芹如此博學的人，若非本身具備那樣的家世背景和家學淵源，以及他個人的個性、人生觀、價值觀及才華，就算花了一輩子功夫極力寫作，也難成如此巨著。這也是曹雪芹具有天時、地利、人和的寫作條件。透過王乃驥的「以紅

解紅」方式解《紅樓夢》，更讓人驚訝於曹雪芹的寫作天才和《紅樓夢》的價值，絕不會因時代的轉變而遞減其鋒芒。

王乃驥認爲曹雪芹擅長用諧音寓意來寫作，如第四十一回妙玉請薛寶釵、林黛玉、賈寶玉三人喝茶所用的茶杯，寶釵的杯子有一個耳朵，黛玉的是無耳之杯，前者隱喻寶釵將是恩愛夫妻不到老（獨一），而黛玉則是一無所有（命歿）。相對於兩位女性，寶玉則是盃（讀音同海），暗指他是泛愛主義者，難怪妙玉要對寶玉說：「你可吃的了這一海？」除此，王文中還指出，不只是杯形，還有杯名，杯字，都隱喻著個性，如寶釵的杯子用隸書，黛玉則是篆體，表示兩人性格完全不同。

影射，則是曹雪芹慣用的另一寫作方式。〈紅樓夢中「元妃」係影射平郡王福彭考〉是高陽針對《紅樓夢》所寫的論文。王乃驥認爲那是高陽研究紅學上的一大突破，是研究新紅學的新方向。高陽用命理學破解虎兔相逢大夢歸詩謎，推斷出福彭屬金命。王乃驥則從紅樓解紅樓，他指出，曹雪芹在書裡留下了錦囊妙計，他用五方五行暗示平郡王福彭其實是金命，如第十一回和第十四回中，在賈府（曹家）被抄家之際，西平郡王出現。西，指的是西方，屬金，暗喻金命。在第一百五回西平郡王的出現當然也不是巧合。王乃驥還指出，高陽還識破第九十五回元妃死前的症狀，就是福彭中風致死的實際情況，同時，元妃還影射曹雪芹的姑媽嫡福晉。

曹雪芹的創作手法，王乃驥歸納爲三項，分別是一、變男爲女，化一成二。二、



生死干支，玩土木之變。三、日月年齡，施加一之法。

「紅樓夢裡究竟埋藏了多少隱密，無人得知。幸好曹雪芹留下了一些『以紅解紅』的線索。」王乃驥在「元妃（與北靜王）影射平郡王福彭考重訪」一文突出線索，印證第八十六回元妃「獨喜得時上什麼辛金為貴」，所以元妃像福彭，福彭像元妃，何況就算曹家金陵被抄家，細節是如此極端的隱私，續書的人怎麼可能知道？福彭是曹家的靠山，他屬於金命，而且是辛金，元妃是木命，木逢金則利，又需要是辛金為貴。

據此，王乃驥認為續書的或然率太低。從統計學的觀點，筆者認為王文此說可靠性很高。

「恐普天下惟個中人曹雪芹能，也惟原作者曹雪芹既是文學天才，又兼精通雜學命理，早有全盤一百二十回腹案。勾勒部署，耗時十載，增刪五次，千錘百鍊，方有這等永世不朽的紅樓夢小說。」王乃驥如此說出曹雪芹是不世出的文學天才。同時也點出，在第十三回，秦可卿托夢鳳姊說賈家顯赫百年，最終要「樹倒猢猻散」，第八十六回是迴光反照。而「樹倒猢猻散」正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生前的口頭禪。元妃、福彭是大樹，庇蔭賈府和曹家，又連結曹雪芹的祖父的口頭禪一氣呵成，豈不妙哉？

王乃驥說曹雪芹不同於中國傳統社會認為戲曲難登大雅之堂，反而情有獨鍾，別有見解。「曹雪芹於樂器所知亦多，前八十四寫的種類管弦（第五回）、十番（第十一回）、簫、笙、笛、琴（第五十四回）」以及曹雪芹的穿插戲曲，還涉及曹家的真人真

事，這是生於戲曲之家的曹雪芹受薰陶，和受到祖父曹寅的戲劇作品影響。這又非續書者所能。

有意思的是王乃驥還花時間用統計分析方式，解出《紅樓夢》中，曹雪芹用「夢」字串連全書。另外，在〈曹雪芹原著說補遺註疏〉，王乃驥提醒讀者，不能看文章的正反面，要深入字裡行間，才能解曹雪芹的深意。「曹雪芹實欲假寶釵之口，說出他自己治學之道，終日蒐羅各種閒書，所讀龐雜。」

此外，王乃驥發現《紅樓夢》套《金瓶梅詞話本》第二十三回，李瓶兒擲出的骰子是一對「錦屏」牙牌，曹雪芹將其分別套在第四十回和第一百八回中。把「錦屏」牙牌改為「十二金釵」，於此王乃驥進而證明第一百八回是曹雪芹的原稿無庸置疑。

王乃驥認為舉人身份的高鶚熱衷功名，不至於自我幽默，寫賈寶玉只是去「誣」考，由此否認高鶚續書的可能性。他認為寶玉渴望做自然人，誣考只是回報父母的養育之恩，考完了，就出家當和尚去了。

至於當初為什麼曹雪芹會割捨後四十回？是權貴施壓所致。

小說家高陽曾宣稱，「絕無人可續紅樓！」他認為全書一百二十回是一個整體。不論是從題材、文字、情結、結構、風格、章法等都是一以貫之。就算後四十回刪改，還是有大量的曹雪芹的原稿存在。而雜學是主要的證據，其中的隱意、秘辛、內容和章法，都不是一般人能夠效法的。王乃驥認為高陽是第一個舉雜學做為證據，而雜學就是《紅樓夢》特有的DNA，是學不來，也仿造

不得。據此，王乃驥確認《紅樓夢》的DNA是最有力也最可信的內證。

綜觀王乃驥的「以紅解紅」，他提出要通過三項考驗的檢定，才能續書，而且缺一不可。這三項條件是：一、雜學的寫作考驗，若續書的人非長於雜學，那是萬萬不可能續寫紅樓夢後四十回。二、《紅樓夢》一聲兩歌、一手二牘的考驗，誰能滲透鳳姊神籤詩「二十年」所指為何？元妃的八字，曹家的秘辛，誰能知其為何？三、家世背景和小說創作的天賦和素養的考驗，王乃驥質

疑，誰擁有曹雪芹的條件？

《紅樓夢解紅樓夢：後四十回非高鶚續著》讀來，深覺作者王乃驥對《紅樓夢》和《金瓶梅》用情至深，他「以紅解紅」的態度和用功及寬闊的範圍，彷彿是曹雪芹再世，或是曹雪芹跳出來為自己寫作《紅樓夢》全書一百二十回舉證說話，果真是解鈴還須繫鈴人。這是一本深入研讀《紅樓夢》和《金瓶梅》不可多得的好書，更是大專院校開設「金瓶梅與紅樓夢」相關文學課程不可或缺的必讀之書。

